

黃永成博士 主編

杜詩叢刊（第三輯）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

（二）

台灣大通書局印行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七

夏日歎

日乾元二年一月以旱降死罪流以舊史又云四月以久旱降中書

雨蔡興宗年譜乾元二年荊州作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也

日夏日出民正東北

也朱光徹厚地

日楚辭陽光鬱蒸何由開

文志夏至

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上蒼久無雷無乃號

令乖

日易傳當雷不雷陽德弱也即顛傳雷者號

時無歲日言

雨降不濡物相之無澤良田起黃埃

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也

光武詔曰

朕甚惡之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

言大河之北臣皆飲浩蕩想幽薊門曰山州薊王師

安在哉城曰通鑑九節度圍對食不能食我心殊未

諧耿耿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古之詩曰君子以為傷今思

初米斗三錢行旅不齋糧杜房王魏之徒皆當時名

臣君臣之間諫行言聽遂使肅澤下於民號令一無

欲與故甫傷今念古而欲與數子偕不可得矣

夏夜歎

上年曰同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作中安得萬里風飄飄吹

我裳昊天出華月夏為昊天茂林延疎光仲夏苦

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日詩

行羽蟲也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荷下可

切揭也詩窮年守邊疆何十一洗濯執熱互相望

荷戈與受窮年守邊疆何十一洗濯執熱互相望

兵革以來兩賜失序市苦於旱熱因觀羽蟲夏夜飛揚而適其性乃念彼荷戈之士執熱而不得一濯君

天下者不能推好逸惡勞之心與衆共之豈所謂竟為民父母也哉

夕擊刀斗喧聲連萬方

飯食夜擊持青紫雖被體

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應募入軍者一

切末金紫

然在於亂世逼側煩促不獲舒其志意不若還鄉愛

菽飲水而安於不如早還鄉北城悲飴發鶴鶴號且

無事之為樂也

翔指秦兩言也鶴鶴言軍士

卒之勞

苦也

况復煩促倦作懷激烈思時康

天下平治征

夫安居無復荷戈
鳴茹之困悴也

立秋後題

曰乾元二載
秋欲棄官時作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有

曰乾元元年公年四十
七云半百舉成數而言

也罷官亦由人

短語

何事拘形役

正得其時燕於
曰蟬逢秋

是月已如客之將辭秋也甫自喻如秋後之燕日
遄邁老之將至而平昔隱居之願未獲酬素志豈不
惆悵也哉雖棄官亦由乎人何
必拘於形役而為形體之慮耶

赤谷西崦人家

秦川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曹
操與劉備戰于此谷川水為之川因號曰赤谷

甫乾元元年貶華州司功

屬開輔饑亂乾元二

年遜棄官之秦州宿于此作

二

躋險不自安

作躋一路

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

田熟鳥雀依茅茨

其靜也

蕃籬帶松菊

其幽也

如行

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桃源一作桃花

風景比之桃源

作桃源

作桃源

作桃源

作桃源

作桃源

作桃源

作桃源

作桃源

昔遊

巾

曰此詩殆是記昔時遊齊宋之事當在乾元二年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昔謁華蓋君綠袍岷王脚

一作深求洞宮脚

曰華蓋君

曰華蓋君

曰華蓋君

曰華蓋君

曰華蓋君

曰華蓋君

曰華蓋君

曰華蓋君

曰華蓋君

曰華蓋君

蓋當時有此道術士號為華蓋君者甫往見之則已

死故但見其弟子欲更訪董鍊師皆是一時事此篇

當與隱昔行參人棺已上大方術傳王喬者河東人

顯宗世為葉令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

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之

西王自成墳

白曰亦寂寞

寂寞

暮升艮岑頂

艮岑

頂

頂

頂

東北之

巾几猶未却

弟子四五人

八來疾俱落

余時

余時

余時

余時

遊名山發軔在遠行則發之屈原離騷朝發軔

蒼良觀違風願謝靈運詩舍淒向寥廓

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王喬之

之既以不得良觀為恨不當復言微月映皓鶴王喬

王喬下壇華蓋之非王喬亦明矣王喬周靈

傳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列仙傳王子喬周靈

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

上嵩山曰天壇山名在河南府晨溪

夜宿此祠宮如觀王喬之下天壇晨溪

虛駛又疏更切疾也歸徑行已昨日甫早起

來之豈辭青鞋之具青鞋山行帳望金七藥日甫

不憚芒鞋之勞將求金七藥以延暮年也昔葛東蒙

仙翁以金七挑藥與費是房眠是以延年也東蒙

赴舊隱尚憶同志樂逸入常隱此山故憶之也按集

有曰古人昔隱求蒙峯已佩舍累蒼精龍是也伏事

董先生吟常宿白杜之中時乞市肆得碎綴結以自

覆甫常師於今獨蕭索索者亦徒友零散之意蓋胡

為客開塞道意久衰薄之後世態蕭條至今日客寓

時之銳志衰蕩無復昔妻子亦何人曰吾得如黃武帝

長房棄妻子脫從壺公又費丹砂負前諾句漏令以鍊丹

求吾負求丹砂之志矣人雖悲髮鬢變詩髮髮如雲

髮之黑者曰鬢未憂筋方弱杖藜望清秋

作扶有興入廬霍陽廬山在九江霍山在嶺

山一名霍衡之與霍一山而有二名唯道家人生天

地間不能逃寒暑之變故體衰鬢髮白

養呼吸之術所以能却老延年甫鍾傷髮掃髮尚
賴筋力未羸猶可扶藜杖入廬霍摩神仙術以無負
丹砂之舊約矣

佳入

舊臣甫寓意有北作讀者可以意會

絕代有佳人

李延年歌北方幽居在空谷

佳

詩皎皎白駒在空谷蓋言失所也

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

一作亂

亂兄弟身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

兄

獨一身不見收於骨世情惡衰歇

萬事

隨轉燭

燭影隨風轉而無定也

如王

義一作已

可感此豈初意與題事我合昏尚

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

記云合昏槿也日陸離刺鴛鴦不獨宿鴛鴦于

飛鵲曰崔豹古今註鴛鴦鳥類也雄未嘗相離人

得其一一思而不謂之匹鳥日此佳入自怨

之辭合昏之木鴛鴦之鳥尚和時戀匹何人但見新

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日此

夫之辭日晉孫綽蘭亭詩序曰古人以水喻性有

旨哉斯談非以澄之則清混之則濁耶情因所習而

遇移物因所侍婢賣珠迴珠一作侍日賣牽蘿

補茅屋端麗盡所不能如論所不能及修摘花不

挿髮一作髻日來相動盈掬日詩終朝采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不客盡日日上句言天色

已寒而翠神尚薄下句則所思遠矣
寒不改其操亦猶君子見逐於君而吾操守終無改
易此所以為忠臣貞婦也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公自註
台州司戶
度時坐汙賊貶

德二載
詔省乾元二年秦華間作

天台隔三江

錢塘一海
揚子三吳
松山在台
州三江一

東注大江

所出峽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風浪無

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識一作失
韓便不可

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昔如水

上鷗

無拘束也
今在置中免
詩肅肅免置斜切鮑照

詩昔如耕上鷹今如性命由他人

性命由人不由已

也悲辛但狂顧曰言如狂人山鬼獨一脚博物曰

志一足曰蝮蛇長如樹曰始魂蝮蛇纂纂雄虺九

海經蝮蛇色如綬呼號旁孤城曰言鬼城歲月誰

與度曰山鬼蝮蛇言所貶從來禦魑魅多為才

名悞曰左傳文十八年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

公集有贈豈非為才名四十年夫子嵇阮流更被時

俗惡曰嵇阮晉嵇康阮籍也嵇康書云阮嗣宗為

狂不脫又以疎海隅微小吏曰台州在海之眼

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一作黃帽乃竹籜冠也非供折

腰具乃曰陶潛焉能折腰於閭里小兒大非止可以

供折腰之具也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騷性頗著酒按公

集有贈袁詩得錢即相相望無所成處居東相望

覓沽酒不復疑謂此也為其身若無所容乎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卧蟄以存身也老鶴萬里心結長悲

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嵇康

不得死一作且不死鍾會謂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

天下以康為慮耳因譖康帝信之將刑東孔明有知

音音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明徐庶見蜀先主

亮顧之先主遂詣又如龐底松用舍在所尋上句既

引龍鵠為比故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覆十字反
言又以舉松也達前意日壠松有雪霜之幹可以任棟梁而使
之為枯林則亦不遇工師而已此甫所以傷才士不
遇有道之君

昔者龐德公作者一在未曾八州府襄陽者舊間處士節

獨苦獨一作猶豈無濟時策策一作街終竟畏羅罟一作終歲畏罪罟

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日淮南子水積舉家而魚聚林茂而鳥集

隱鹿門劉表焉得取日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岷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日甫奮身於拾遺

以論房琯不宜罷相其意亦欲濟時奈何觸怒于帝貶華州是宜德公之隱而畏罟羅者也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日類觀其著詩集頗知道之言

亦恨枯槁

陶

曰因陶者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說也陶集中如飲酒詩雖留身後名一生

亦枯槁其他皆類是豈

達生豈是足

謂陶者不為五

不謂之頗恨枯槁乎

達生豈是足

謂陶者不為五

來也按莊子有達生篇

默識蓋不早

有子

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五男兒抱不好紙筆天運苟如

此且進盃中物又有命子詩風興夜寐輒爾斯才爾

之公嘗困於三蜀蓋不知者詭病以為拙於生事又

或曰雨謂陶潛非達道之士蓋達士不求足甫自傷

後事何足掛懷抱乎

子詩為然此特舉其一耳

不勉曲解○宗武亦能文所謂熟精文述理非泛語

也小說有宗武與八小

賀公雅吳語

賀公謂知辛吳人也世說排調

公云何劉曰未見他在位常清狂

曰武吾子傳清

異唯聞作吳語耳

陽脉盡濁今此又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上疏

乞骸骨黃冠歸故鄉

野服黃冠黃冠草服也爽氣不

可致

爽氣不可復見斯人今則亡

則亡語顏淵今也

載知章還鄉

山陰一茅宇

在會稽之北故名江海

日淒涼

晚節充誕放請為道士歸鄉里以宅為千秋

觀表求周官

賜鏡湖一曲

曰江海便如無人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

孟浩然嘗有詩曰不才明

主棄玄宗怒曰子不求仕朕何嘗棄子斥還賦詩何

必多往往凌鮑謝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游京

師應進士不第張九齡鎮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

不達而卒浩然嘗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此詩

蓋公全用清江空舊魚一作舊春雨餘甘蔗近禪

其兩句也詩曰試垂竹竿釣果見王士原為浩然詩集

然嘗有詩曰試垂竹竿釣果見王士原為浩然詩集

內空有舊魚而人不見見王士原為浩然詩集

序曰灌園藝圃以全高此二句想見其魚釣灌園之

舊跡也甘蔗本草註葉似荻高丈許取莖竿其

才為每望東南雲令人樂悲吒切怒也正作吒

遣興二首年曰乾元二在秦州作

天用莫如龍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子曰日出

於賜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經于隅泉是

謂高卷頤于連石是謂下蜚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

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註扶桑東方之野六螭